灼艾集

灼艾餘集目錄

灼艾餘集目錄終

灼艾餘集卷之一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孚重梓

杜陽編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及對於殿上曰為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届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摧狂寇貞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惟慮一丸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欺段

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伏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效命泣下沾襟若不勝語上亦為之動容

王沭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屬敘之情大和九年秋沭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欵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沭方在涯私第以為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糵之香輙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群有非同遊者俄見十數人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啚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叶於

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撤聲樂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難致哉

蓄德錄

文皇忌淇王英勇乃私召問隆平侯張信信艴然對曰事干天常豈易為邪　文皇大怒拔錫擊折信齒衣盡血漬步馬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

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古硯冬月吏豕氷破甚恐公知召諭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咏蝸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寛大其言如此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擢為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

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于肅愍公謙爲兵部尚書當己巳之變議者請焼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衆盡入城矣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鞫出金還公其主始知公嘗語人爲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彼召之必速來也公爲尚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即命撤去曰豈輜重於是耶

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籍請諭祭於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殃及賢俊拜於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諂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公與夏公塤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東山公當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　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

加禮不欲至戊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耶被甲持鋭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吳文定公寬為脩譔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簀託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殯于中堂使子衣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中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為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為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一力採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失柰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

曰公待我以誠柰何詒之明日延命具實謝罪

何編修瑭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跽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不敢少有屈懾

鶴林玉露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何令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令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

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處靜春閉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草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

人如殺艸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至坐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

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揲易卷中果
有冐子中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折號
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
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
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
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
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冐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
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
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
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

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整之因相語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其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忌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瘞其女矣王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袪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質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蹤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

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覯者又惑之甚者也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来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攄鯁亮如真御史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狥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矗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遜之說矣好盡言以覿人

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
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
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
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
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
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
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
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於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

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訣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陸象山家於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賓至則卮酒杯羹久留不厭晨興率子弟致恭祠堂聚揖於廳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

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其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寛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縶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已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懵然愚意以為可且

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與人打罵差遣仍那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配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冤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

人豪儁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横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晴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刻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漢翟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来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

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嚮千載之齒頰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

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璦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璦分隸其衆困苦之邉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真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来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鸑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閒不亦異

心病妙

乎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舘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後靡成

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予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訶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胷襟豈為外榮所點染荊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李疆父爲貽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疆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隣朱山人往還共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

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凄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補

亦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諭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葢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頻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於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於深

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槍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搥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鱉醬矣蓋蜘蛛搥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噬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臨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

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為强弱耶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怵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迓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匼匝車列鑑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適宦情恐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僞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

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畧張於譙樓旋即欽之大犒諸軍羣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冊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杭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迎拒不得前世忠等摶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

學自唐以来則然如嘔出心肝掐擢胃腎竭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

嗟夫樂知之詎易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

不受賞長揖歸田盧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於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卅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絶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

雞豚出於塒柵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絛蹤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

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狥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懈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遊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賸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

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節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

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其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恃此誤他人耳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鄉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

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

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劝切磋於朋友云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

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緒與聞張登為左溪宰、視事之月、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

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邪㚲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栟溪而敷衍之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决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

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貌馬上長揖索其文覩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恭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啟告闔閭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耶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

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蓄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踈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

矣是舍違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敝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嘻嘻皆為利來吁可哀也哉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

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諫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光宗即位謝艮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秘患及千里安賞不勸安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安為忌貪吏雪民介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

安得逢此辰

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謏說尤害於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扆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聯添税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事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猪羊滿圈官税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値錢千萬詞旨不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

夫之樂想乾淳閒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兩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已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逮俊彥至中書叱責之有申屠嘉之遺意

近代名臣錄

景泰三年奸臣　廷請易儲之說事下廷議林莊敏公聰時在刑科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事不能阻而人諒其忠未幾遷吏科吏部選法未當或私有所狥者輒指斥改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嘱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吹及禮部尚書胡濙鶩曰抵聰至死邪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　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　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選國子學正成化間歷官

右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爲都察者能制十三道過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綰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項襄毅公忠爲廣東按察司副使時按部齊州諜報賊擕男婦數百流刼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擕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程襄毅公信嘗爲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朋言蝟興三營大將聯踪謂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事隷兵

要在集事

部從之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自今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孰任其責願明示為著令兵部懼以為言詔復其事歸太僕及兩掌兵政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或欲與錢谷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貴州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之公獲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

也。論者以為此古名將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法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即不帖席商文毅公輅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扎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比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賢

乃歎曰其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清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儒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總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

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旣淺踐履必滯規為必粗非不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名言也

定襄侯郭公登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　止班師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鼐張益宜從紫荊關還鼐益曰然即當

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荊公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纔四十餘里耳蓋竟涉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入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効力及如約以賄往虜咲不應竟擁駕去初公守大同當創殘之餘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為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

人馬道行如履平地賊入園中令人獲其機自相激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千賊傳以為神云

僉都御史齊公明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早開亭逍遥其中詔起捕閩賊賦詠詔出早開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絶句云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蓋其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

以治盜檄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

都督同知王公信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公薦之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虛心剛直。豈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公歷鎮大郡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後累子孫者。我所遺也。初總兵權者皆為子孫奏官公但令讀書自立無他求劉忠宣公大夏嘗云予在本兵日参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心那討得來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殘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略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忤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 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丘文莊公濬弱冠時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已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碩師初見論駭之已而大服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嘗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時猶沿此說）著其不軌之罪公曰已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扎良以為然初洪武永樂以來允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惑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

所黜之人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

天順初楊公瑄爲監察御史印馬於圻內民群訴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詔稱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諸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公與其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天意先入諸莫能回悉下錦衣獄

逼公誣引大臣刑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
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
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
從減公執戍遼東鐵嶺遇赦還戍[illegible][illegible]寬譴二兒
謝廢免後禍公不可復請戍廢西南冊歷五歲二兒
相繼以逮誅公被特旨還里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
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威化丁酉春
怨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家驚閧公維因彼
聚衆犯吾將盡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繼巴戒嚴守
令呼民壯擐甲林立公闊目海上甲兵自足內地[illegible]

須虞安用民壯令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者浙江按察使楊公瑄之子也正德改元七月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揺天璿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武皇安居深宮絶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關除内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雺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冐於陽臣欺於君小人

擅權為下判上引譬甚切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之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面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詔痛責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孟縣之陽和驛妻斬蘆荻覆尸葬之

憲皇朝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禮科給事中張公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羅之

彭惠公公韶為刑部郎中時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頗得內臣及錦衣衛官往勘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衆皆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户報不及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污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污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後詔下獄科道交章言公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 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柰何又請邪竝却其請

大同缺馬。馬端肅公在兵部。請給折粮銀市之。且戒督粮官毋得沮格。旣得旨。時户部尚書周文端公經言粮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 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切。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又淸寧宮災。方議建修。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集銀。就京師顧役為之。外戚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錢二分。公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輙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

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辭又將謂朝廷待之與他外戚異矣跡二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庄者　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斂不淂肆

張莊簡公悅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聞之曰其人無大罪旣據法施之無敢僞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

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覬覦此不為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尤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歎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冢宰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內未有為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懼而退公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始終一節歸廢杜門在外公私事一

無所猶時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書揭屏間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殽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撞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侍郎黄公孔昭為文選郎中時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意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於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於天官卿務使用各當其才

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阻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劉忠宣公大夏初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寢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心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歷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廻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抵前

也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從。又北虜數冠雲中。遣師失律。中外震驚。調撥戰守無虛日。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之輒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欲有薦公者。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公巽詞謝之。然猶迫促不已。乃自求尋出。為福建叅政。初公郎中秩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嚴。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叅議。官階崇重。何

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後為大司馬日嘗言今日所以至此者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粮草告乏公以户侍簡命經畫瀕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邊上粮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剄取禍矣公曰憂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粮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

丹倉場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粮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粮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邊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　孝宗朝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鑒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

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閣。可也。如用揭帖。自上下俱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爲參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其所者。公必蹙額不樂。於公所得爲者。一一思以濟之。吳廷舉嘗謂

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粮銀價輕令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倪文毅公岳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又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

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

孝廟首登大寶明日當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鼐輪侍廢吉士鄒公智私造其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恕徵聘至京智又造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上前廢其有濟一受官職

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善其言而莫能用識者譏之初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會己酉言事者誣知州劉槩御史湯鼐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畧云智與令湯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

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其寓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生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於言表

孫忠烈公巡撫江西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築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匱而為我造新衙門乎第令加葺於後堂檻下

隱故溝獲一古鏡背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識者以為公抗節死難之兆云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郎中黄公鞏以妣喪服除或尼其行鞏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盖有志於狥國補武選郎中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鞏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指及之者鞏獨抗疏訐彬首開邊事以兵為戲兇狠傲誕無人臣禮外挾邊卒内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疏奏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下詔獄廷鞫五日杖百餘除名以

詩遺弟曰不用汝誄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邪

宸濠之變許忠節公逵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輙為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父曰此兄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

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閾外者數年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遼東人驚疑思亂義州先發聚衆縱火刼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給事中賀公欽也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閈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敏幹子弟十餘人往彼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便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

屋刼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城當有
體勘人来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
人来至須臾又報發軍来勦衆復呼譟相聚曰賀老
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
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
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丹鉛餘錄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
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
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

棄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棄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横又譏其直向前厮殺漢

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為盜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顛往来之書疊疊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私地許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邪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歟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内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臭惡而新人劓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廥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文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辰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戲崔柳倒持李

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火蔟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蘭摧蕙折不作蕭艾榮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志士烈夫古今一揆

乎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

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為

鋒以聲自穴膺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氷投氷則沉以塗投塗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孫武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范蠡曰兒之似好熉奪之似懼虎故曰時至則應心暇者勝又抗兵相加衰者勝矣夫惟鳴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緜之城也桀之厖也秦之邉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頼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鬼谷子書有捭闔篇捭者攡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餂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餂之也

松窗寤言

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斷焉小人豈誠於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群論矜已黨焉爾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包者有外相容也然内實異也故否君子小

人非可共事故薰獨不同器比其暌而去之已汚身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氏之於蔡京范相調停可喪邪

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涼言刻薄也盜言貪黷也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也乘言僭竊也拇言依附也隼言悍鷙也

賀醫閭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與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陳御史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執疏太守閔其勞遺

二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請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灼艾餘集卷之一終